

商界现形记

百年好读编辑部 主编

珠海百年电子音像出版社

书 名：商界现形记

作 者：百年好读编辑部

出版社：珠海百年电子音像出版社

丛书名：清末讽刺谴责小说大系

出版日期：2006-07

ISBN：7-90048-00-84 / I · 135

定 价：12.00

目 录

第一回 碧玉楼周子言摆酒 青莲阁何少鹤开灯

第二回 巨商阔少一诺千金 冶业娼条深情蜜意

第三回 老挡手苦口谏东家 小东家发标换挡手

第四回 电报传来火油飞涨 下堂求去艳帜仍张

第五回 海底枪笆居奇垄断 空中楼阁看戏搭台

第六回 巨商破产接四连三 小鬼当家瞎三话四

第七回 杜筱岑兴高采烈 林幼竹丧气垂头

第八回 施媚术欢场常态 发怪论商界奇谈

第九回 林幼竹欢场觅协理 马扁人异地遇良朋

第十回 女艺员重义轻财 假名士寡廉鲜耻

第十一回 宝素珠巧骗坤伶 海狗肾周旋光棍

第十二回 刻字匠揪头割耳 老东翁仗义疏财

第十三回 小二爷暗地偷情 大老官当堂吃苦

第十四回 谈来历史委实希奇 吞到药丸果然灵验

第十五回 几盆粥菜借尸还魂 一纸名单奇情怪状

第十六回 小玩耍独出头钱 大排场发行钞票

第一回 碧玉楼周子言摆酒 青莲阁何少鹤开灯

俺这里上海，商界上有一个名声溥溥的商人，姓周，表字儿叫什么子言。但不知道可是夫子的“子”，言语的“言”。这样儿的两个字吗，就不过声音终算相近了，字面却不讲究哩！据说是宁波人，然而瞧他的行为吐属，却没有一点儿宁波人的调调儿，说起话来，好一口上海官话。怎样叫做上海官话呢？其实叫做书的也形容不来，说不出其中的所以然。

吾这部《商界现形记》，编的却是上海官话。因此，这周子言的状态，倒是活跳的，在吾这部书里头，很有画里真真呼之欲出的光景。周子言，排行第三，一般要好朋友，叫他三兄、三弟；也有顶知己的，直叫他老三、阿三哩；一般婊子、姐儿们，都称他三少、三少的；伺候他的小么儿们，就尊做他三爷、三爷哩。这周三即是个名声儿溥溥的商人，他做的是那一门子的商业呀？这倒指点不来，只为他的行业忒多了。综而言之，只消有钱赚，他就做，那怕上万银子的大宗儿，他也挤得上去，拿得出来。他也没有什么招牌、字号。烟间、堂子，这两种去处，就是他办事的所在。如今烟间是没有了，他便另外创出一个局面来，就在新马路荣华里，租了一所双开间，一侧厢的石库门房屋。记得这所房屋，是荣华里第二街，第七个石库门，门牌里“行”字第七百九十五号。赁了好些的红木器具，外国家伙，那个场面，非凡之开阔，楼上楼下，装了二三十盏纱罩自来火。头里，原想打起个

公馆牌子，继而一想，里面没得家眷，不配叫做公馆，（公馆，乃寓公之行馆也。岂有配而不配者乎？于斯足徵，上海公馆之门类，所包者广，所容者滥，更有妓女之别派，卖淫之新样者，亦有以公馆代艳帜，呜呼公馆！）若是不要保险呢，倒也罢了，胡乱做一块周公馆的牌子，挂起来，人家瞧了岂不体面得多哩！但是，即想狠狠地保他一万八千银子的险，招了保险行家的疑心，那时节烧掉了，吃他们多一句话就乏味了，倒不如做一块公司牌子，挂起来也很体面。想来想去，想不出算做甚么样的公司，才配呢？整整地想了三日三夜，没有想的妥当。忽然间吃他想出一个人来了，道：“找王文林王老八，同他商量去，他很有点儿才情，一定想得出一个绝好的名字来。”于是坐了橡皮轮，三环挡的包车，吩咐车夫江北阿三，飞也似的拖到爱儿近路长春里，王文林家里。

恰好那王文林没有出去，正在房里，抽鸦片烟过瘾。他俩原是一路上志同道合的知己朋友，所以周子言周三，一跑直跑上楼去，一迭连声的喊着：“王老八，王老八。”正想冲进房去，只听一缕娇滴滴的声音，急急道：“慢点儿呀，慢点儿呀！”那周三只得站住了，笑说道：“大白天里，做什么仔细，麝香和鸽子的悔气。”（活画和调朋友。）接着，只听得马桶盖响。（奇文怎地想出来！）过了十秒钟，又听得老枪的声音，（沪谚：抽鸦片烟有大瘾者，谓之老枪。烟瘾即深，声浪亦变，并非作者故意形容，端的有此现状。）道：“老三吗？进来吧。”

周三便嬉皮涎脸的一脚跨进房去。只见那王文林王老八的姘妇，叫什么黑牡丹，（绰号）莘庄（地名）老大的，弯着腰，凑着

面汤台上洗手，回顾头来，对那周三微微一笑。（神来之笔，幻化之文。）周三也堆着一脸子的笑道：“我认识你们一对儿，干怎样的精致勾当嘎，这点点儿的正经，就是我跳了进来也不要紧呀！我又没有转弯的眼珠。”王八道：“别这么假不颠的，他同你却客客气气，规规矩矩，你终是这么着的一种调调儿，算那么的一出嘎？”那黑牡丹接过来道：“你别这么着轻狂，我又不和你玩。今儿给你一个信息儿，你还是这么的调调儿，我少不得要不耐烦哩！老大的巴掌，你可吃得住？”说着又格格地笑个不住。（活画荡妇神情）那周三，脖子一缩，舌尖儿一伸，做出怪样的神情来，却没言语，只好怪笑，便向烟榻上躺去。王八道：“别胡闹了，你老早的跑来，做什么呢？”周三道：“这时际已三点钟敲过了，还说老早吗？你的鸦片烟，端的抽得忒糊涂了，我不是一样要抽一两开外的膏子，瘾也不小了。然而抽烟的时际抽烟，做事体的时际尽做事体，不作兴因为抽鸦片烟，耽误了正经事体，就是早上，也不作兴尽躺着。吃中饭的时际，终归起身了的。”

这个当儿，那黑牡丹洗手已罢，拿了一支帽子牌香烟，装着那个金镶蜜蜡，香烟咬子里头，凑到烟灯上吃着了，送到周三的嘴里。周三对着黑牡丹膘了一膘，也不动手来接，就把嘴接来，衔着那香烟吸哩。黑牡丹就趁势坐下。王八视为寻常，不去理他两个，也不计较他两个忒煞亲热似的。（王八王八，名不虚传。虽然还轮他不到做王八，何也？盖姘妇也，非正妻也。）听说三点钟已敲过了，忙拿表来一看道：“果然三点一刻了。孙实夫、孙老九，约着我三点半钟，在海南春呢！”说着，对黑牡丹道：“你真真靠不住，昨晚上我怎样交代你，我今儿有要紧事体，三点钟就要出

去的，极迟一点钟叫我起来呢，你仍是不叫的，误事误事。”黑牡丹直跳起来道：“咦，咦咦……，你自己尽挺着尸，叫了你两三次，倒惹你动起肝火来了，这时际又怨着我不叫你，你到底要怎样呢？你说不欢喜和我做一块儿，你尽说就是了，何苦来做这么的乔张致呢？你是很漂亮的王孙公子嘎，我原是乡里人，不配你，……。”说着眼圈儿一红，哭起亲爷娘来。（妙文妙文，情景宛然，一个泼浪妇人，在纸上儿，直跳出来。）周三忙解劝道：“别闹、别闹。八哥端的说的不在行，（说话也有在行不在行的，奇文、奇文。）好妹妹，别哭、别哭。”说着，又忙向袖儿内探出喷香触鼻的洋丝巾来，替黑牡丹揩抹眼泪。谁见来有眼泪呀？（得神）王八噘着嘴，一声儿不言语，瞧他的神气，很在那里懊悔失言似的。周三又出主意道：“八哥，你招惹的好妹妹生气了。既然有正经事体，去吧去吧。”王八一想，横里番菜馆，陪也可以过瘾的。更穿了马褂，对周三道：“既这么着，失陪了。”（谁要你陪，是有他陪呢？）周三又同王八咬了一句耳朵，王八点点头去了。

周三瞧王八已去，便笑着道：“你如今心上到底怎样？”黑牡丹道：“问你呀？”（只三字，所包殊广。）周三道：“我吗，单单不能彀，拿肚子破开，把这心儿、肺儿一古脑儿抠出来，给你好妹妹瞧呢！我同你好妹妹说几句心底里的闲话罢。”黑牡丹在玻璃橱内，取出一只紫铜盒来，笑微微地道：“你心底里到底怎样？端的谁见来嘎！心头、口头合得上合不上，也只有你一个儿知道。你瞧着我待你的情份儿，差也不差？这一盒膏子，我亲自坐了东洋车，到虹口广东街天昌祥去挑的头号公烟，这是装现成的盒儿，

十块洋钱一盒，不过三两膏子呢！如今的鸦片烟，端的忒贵了。你去想罢，我手里又没多的钱，好容易凑成了十块洋钱，瞒了那讨厌的王八，（其实讨厌，曾几何时？便是讨厌的周三哩。）去挑这膏子来请你。”那周三听了黑牡丹的这般言语，不知要哪么着才过得去，（我见犹怜，何况老奴。）着实感激一番。于是对躺着，手里烧烟，嘴里却娓娓的说道：“不瞒你好妹妹说，我周三今年二十五岁了，相与过的姊姊妹妹们，也差不多十来个了，哪一个是真心真意的痛我哇？无非是贪图我几个钱罢哩！想罢，她们既然是贪图我的钱，因此假意儿同我要好，不是说句粗话，一块儿睡着，没口子的肉麻，心肝宝贝，乱喊乱嚷，猜她们的心上，何当是肉麻着我这个人嘎，就不过肉麻着我的钱哇！她乱喊乱嚷了一大堆的肉麻，我就去了一大堆钱。想穿了，还有什么情儿趣吗？（的的是见道之言，其言虽鄙，其理实深，一般少年，猛省猛省。）只有你好姐姐却不同了，想当日，好姐姐，从莘庄到上海来，耽搁在鹿鸣旅馆……“听着王八的海外奇谈，乱说着，他老子是做过抚台的，伯伯、叔叔、哥儿、弟兄，都是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家里怎样的富贵，那么的势派，自己也是举人，捐着知州，加了盐运使衔，蓝顶花翎，道台衙门，犹如自己家里的一般，随便跑出跑进，那怕苏州去三大宪衙门，也三不两时的跑来跑去。谁不知道，我们上海姓王的原是大乡绅，然而也没曾做过抚台。好姐姐哪里知道其中的细微曲折嘎。打听打听这儿果然有姓王的大乡绅，自然信以为真了，这样的阔老不相与，还想相与谁呢？不过好姊姊没想到这一层，他既然是本地乡绅，为什么要住在旅馆里呢？”黑牡丹道：“头里不知怎样，竟糊涂到这种地步，光景

是少欺了他，这几个月的孽债嘎，索性同你说了罢。那一天和你有了话儿之后，我虽然同那讨厌的王八，没有离开，还是一答儿过日子，其实底里，不要说白天里了，就是睡了，竟然请他看一件好东西哩！”周三道：“甚么好东西呀？可肯也给我看一看。”

黑牡丹笑道：“不肯不肯，你要看这好东西，还须好好的修上一千年，敲穿了五千四十八个木鱼，只怕未必有得看呢！”周三拧了黑牡丹一把道：“我直是这样的薄福。老实说，你好姊姊的好东西，也赏鉴过了，端的人间少有，天上无双，色香味三者足备。”说着这里，黑牡丹捧着脸道：“你真的不要脸的，说出这话来哩，你若是要看我的好东西也容易，只是看了别悔嘎！”周三道：“不悔不悔。”黑牡丹便笑着，翻转身去道：“看罢，请你一夜到天明看我的头发团，你说趣味儿浓吗？情致儿趣吗？”（此确是妇人的顶门拳，大凡男子最怕是这一来。）周三哈哈地笑道：“原来是这个好东西！那是不要看，不要看。好姐姐，若是要给这个好东西我看看时，我宁可死了，倒还爽快得好多着呢！”黑牡丹翻过身来笑道：“你要看呀，就给你看哩，你说不悔的呀，怎地急到这等地位，直说情愿死的呢？”周三叹了一口气道：“……嘎！如今我的心都碎了，你待我的好处，比爷娘还要加上一百倍。（奇语：浪荡儿都有此设想，大凡男子，对待妻妾之心，对待父母，可谓孝子矣！况情妇哉！）不要说别的，就是我那老婆，我也试穿了，也不是真心的爱我；其实也只不过爱我的钱吧！你真真的爱我的人哩，可想好姐姐的心坎儿上只有我了，所以不理八哥哩。虽是一枕儿睡着，老实不理他了，拿背去对待他哩！至于说到看这头发团，

端的死得人的何以了。方才说我的老婆也不是真心爱我呢，但不过也是爱我的钱罢哩。你可知道，我那老婆问我要钱了，他便什么都肯，乔张乔致，活笑煞人。（有趣。）譬如她要多少钱，立刻拿出多少钱来给她，她便比着婊子还浪。（算这周三的老婆晦气。）若是没给她时，端整看头发团吧。而且我那老婆不光是这一门儿哩，还有个浇头哩。”黑牡丹诧异道：“什么说？还有怎样的浇头呢？”周三道：“这个浇头益发的使人死不得，活不得哩！真真使的人闷死、气死，然而又觉得好笑。既是预备着请我看头发团了，一定是衫儿裤儿穿得齐齐整整，有棱有角；最狠的是那根裤带儿，至少结了五七个死结。”（发松。）黑牡丹听了，笑道：“我认识怎么样的浇头哩，原来这个，却是一定的道理。”说到这里，不知怎地他俩没声息了，好一顿工夫，不知怎地，那妆台上，瓶儿内，插着的一枝什么花儿，无端的花瓣儿散了一台。（奇文，妙想，有小说以来未有此种笔墨，《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无此笔墨，即《聊斋志异》也无此种好笔墨。《伏狐》等篇，我嫌言淫秽矣！）于是又听得他俩说话了，而且他俩说起话来，又变了个声浪，仿佛很没气力似的。（妙极妙极，叹为观止。）那黑牡丹道：“我决计同那讨厌的王八要离开了，就在这三天之内了。我已看准了三星里的房屋了，你快去租了。”周三道：“我也顾不得朋友的面子了，（交友者听着。）马上去付定洋就是了。”说罢，又抽了一阵鸦片烟，其实已是张灯时分了。周三便道：“明儿我三星里去了，再来给你信吧。”黑牡丹道：“多早晚可以来呢？”周三想了一想道：“光景三点钟，可以来了。”黑牡丹道：“索性五点钟，小花园吃茶吧。”周三连连答应道：“很好很好，我正想小花园去喝茶，

苦的没一点儿暇。明儿那么有得小花园去喝茶哩，还须瞧瞧那个书画会呢，不知道可有名家的书画在里头吗？”黑牡丹又仔细叮咛了一阵，始放周三出去。吾且慢说。

且说那周三，出了长春里，坐上包车，江北阿三问到哪里去。周三道：“群玉坊，群玉坊。快点儿，快点儿。”江北阿三答应一声，如飞而去。须臾已到，宝善街群玉坊口，周三便跳下车来，一溜烟，溜进第五家碧玉楼谢秋云房里，一迭连声地叫道：“拿请客票来，拿请客票来！喊个双台下去，扒翅扒翅，快点快点。”（风头出足，谨防节上。）房间里的阿金姐，连忙堆上笑来道：“周三少，咦！要照应先生哉。”赶忙着端上笔墨砚台，请客票、局票等项。周三便提起笔来，横七竖八的乱画了一阵。墨汁淋漓，染了阿金姐一手。阿金姐道：“水弄得多哉，倪手浪才是勒浪哉。”周三笑道：“越多越来呀！”阿金姐瞟了周三一眼，笑了一笑，自去交给相帮的，按着开载的住址，一张一张的请去。阿金姐又忙着替周三烧鸦片烟，周三便对面躺下，四面一瞧，说道：“秋云呢？”阿金姐道：“堂唱去哉，就要来格。”于是抽烟胡闹了一阵，那相帮回报道：“海南春请客，说晓得哉！青莲阁请客，说就来。其余通通勿来浪。”周三点点头道：“什么说，其余通通没有请到呢？那么不得了，连我自己只有四个人，哪里可以吃双台呢？”（有点滑气露出来了）阿金姐道：“喊野喊子下去哉，前趟朱七少，独个子吃双台得来，四个人那哼说吃勿来双台呢！并且作兴还有朋友来呢。”周三道：“那朱七是天字第一号的瘟生呀！说他做甚？我是有老规矩的，八个人吃一台，九个人吃双台。别人家九个、十

个挤着一个台面上，脸都不要的，我却做不来。这几个人要我吃双台，这么大的瘟，我也不肯。”阿金姐道：“停儿朋友到齐了，再说吧！”（含糊得妙，实已看透周三居心。）

接着，王八到来，道：“孙直夫说，同你没有叙过，他所以不肯来应酬。”周三听到这一句，从烟榻上直跳起来道：“不肯来吗？阿金姐，快快下去退了，今儿不请客了，一台也不要了。”（如见其肺肝然。）阿金姐冲口而出道：“格末三少哉！……”。底下还没说出甚样话来，王八忙抢过来道：“别慌别慌，还有话呢！如今直夫，翻到小琅环眉影楼那里去了，你先去应酬了他的台面，他便翻过来，应酬你这儿的台面，你若安心要同他拉拢，这倒不好应酬，他们老官脾气，须要别人先走上去才是道理。他那里双双台哩，台面上邀几位过来，只怕一台还不够呢？”阿金姐忙接说道：“本底子，倪搭双台来浪呀！”（阿金姐看看描头吧，还是让他少吃一台的好，担子儿轻些呢。）王八道：“这么着好极了，去吧。”周三也自高兴，吩咐阿金姐道：“倘使陈少鹤陈大少来时，叫他不要走，我就来的。”说罢，同王八一路去了。

须臾陈大到来，阿金姐一看道：“咦！原来是耐该位陈大少，我认识陆搭个陈大少来、……阿咦！……耐戴格啥人格孝呀？”陈大道：“你瞧呢？头发留得这么两寸长，终是老太爷故世哩。”阿金姐道：“嘎！老太爷死脱哉，恭喜耐陈大少爷，贺喜陈大少爷。”（奇谈奇谈）陈大笑道：“你到说得诧异的狠，人家死脱了爷娘，哪里有什么恭喜哩，贺喜哩！如今老太爷故世了，我却苦哩！当铺里头、公司里头，事情儿乱糟糟的，一天到晚没一点儿空暇，都要自己去经管，经管真真麻烦死人了，连这抽大烟都没工夫。”

阿金姐道：“倪秋云先生人品也好，曲子也好，应酬工夫也是一等，身体么要算顶干净哉！该一节已经半节把哉，还勿曾留过一户客人来，耐陈大少自家去想吧，阿是比公子公馆里格奶奶还要干净点啲。请耐陈大少爷照应照应，故歇来浪，出堂唱就要居快哉，耐陈大少爷，一定中意格。”说着，伏在窗盘上，喊道：“阿德保，去催一声先生，说屋里有台面来浪。该号堂唱出俚做啥，直是坐来浪，勿来故哉。”陈大道：“出谁的堂唱？瞧光景，客人不很灵吗！”阿金姐道：“勿要说起，耐野同过台面路，格格歪头阿魏，搭了阿四宝，有子牵丝末，缠勿清爽哉。格格阿魏，刮痧铜钱，野摸勿出一个来浪，搭俚捎啥嘎。”陈大道：“嘎，原来是他旧年年底边吃别人告了一状，新衙门里吃过官司的。”阿金姐道：“原是呀，噯！好。听说格格歪头阿魏，旧年浪衙门里吃官司，直是实梗……拍尺，……拍尺！……耐阿晓得，阿有介事嘎。”陈大道：“那说没有哇！不但是一荡，直两荡呢！头里是百响，第二荡是双百寿哩。”阿金姐摇头道：“阿四宝真真昏杀来浪哉？该号人搭俚捎啥嘎，真真坏名气格。”说着装了一口鸦片烟，送到陈大的嘴边，陈大便抽了。

阿金姐又道：“耐故歇做青莲阁来浪，阿对景。”陈大蓦然道：“没有做青莲阁呀！”阿金姐道：“格末刚刚，格请客票浪，写来浪格，广福里青莲阁，耐咦要瞞倪啥嘎。”陈大笑道：“你弄错了，这青莲阁是我们抽大烟的总会呀！如今，烟馆都禁绝，我们生意场中做买卖，向来是烟馆里做总会的，如今只好借了一所房屋做个小总会，抽烟摸牌，叙叙朋友，人家大抵是公司的，我那里是

我独分的，不知己的朋友，也不许进来，所以很清静。这青莲阁，是我那总会的多子呀，我向来在四马路、青莲阁开灯过瘾的，因此也不高兴另外取个名字了，就拿这三个字写来贴了。譬如请客叫局，就有弄处了。那里倒很舒服，你明儿来瞧瞧，收拾得还好吗。”阿金姐道：“来浪广福里呀，阿是李传红住格，格格地方。”陈大道：“一点不错，就是李传红的底子哇。”阿金姐道：“就是归搭格是倪熟得热格倪要来格。”这当儿，谢秋云堂唱回来。第一回毕。

第二回 巨商阔少一诺千金 冶业娼条深情蜜意

却说陈少鹤陈大在群玉坊碧玉楼家，同房间里的骚大姐阿金姐刚谈得兴头，恰好碧玉楼谢秋云出堂唱回来。陈大连忙瞧看时，却是长长的身材，胖胖的脸儿，打量她年事，大约有二十左右。阿金姐道：“该位就是倪搭耐常常说起格陈大少。”秋云也莫明其故，但顺着阿金姐的口气闹热了一阵（绝倒）道：“阿是陈大少搭倪吃双台嘎。”阿金姐哈哈笑道：“倪格先生末该节刚刚出来，一点点关子才勿懂得来，陈大少末明早搭倪吃双双台，今早末周三少格台面停歇歇，陈大少末叫耐格本堂局，只怕陈大少高兴起来，就此连两场和，也勿晓得个耐做子陈大少末要破例哉！倪看得煞耐来浪。”说着又对陈大道：“大凡客人同先生笃落个相好，定规注定来浪格，前世里就有缘份来海格，耐试倪一句诘来浪俚做子

半节把格生意，倒说五、六十户客人，一个也转俚勿动个念头，阿要笑话嘎，俚竟勿是来浪吃该碗饭哉，竟是收子清节堂哉！”（阿金姐伶牙利齿，狐媚惑人。陈少鹤安不坠入玄中？阿金姐虽是灵利，然作事蛮干，后来吃亏，都是自己弄错，哑巴吃苦瓜，没处申说，亦极可怜。）这当儿的陈少鹤陈大已心花怒放，喜气洋洋，涎着脸道：“我双双台都肯吃，就是四双台、八双台、八八双台也肯吃，只怕先生不要。”秋云忽地直滚到陈大怀里道：“阿是耐说格，倪勿要耐吃格。”（活画出一个滥污婊子来）阿金姐笑道：“陈大少耐阿，相信来停歇歇，格格本堂局，阿好意思说勿叫来。”陈大没口子的答应道：“叫，叫叫，叫，叫叫叫，一定叫。”秋云道：“格末酒呢？”陈大又道：“吃，吃吃，吃，吃吃吃，一定吃。不过酒是喝的，吃了酒，那是不过去的。”秋云道：“舍格勿过去，你勿懂格，耐倒说说看。”陈大道：“酒字底下也没第二个字呢。”阿金姐道：“放心放心，包来我身浪末哉！”陈大笑道：“先生不肯吗？横竖有你打底呀！”秋云羞着陈大的脸道：“勿要耐格面孔极得来，耐勿要勿放心，耐明早搭你吃酒，阿要今夜头就住来里，难终放心哉！格格八八双台，弗怕耐少一台嘎。”阿金姐拍手大笑道：“那哼那哼，我原说缘份注定来浪格，阿有舍强格，先留，耐阿大少住夜哉！难是无啥说头哉。让我算，八八双台是几化台面嘎？八八六十四，再加一倍，两个六十四，是二六一十二，二四得八，一百二十八台酒，五百十二块洋钱下脚，一千二百八十块洋钱菜钱，共总是一千七百九十二块洋钱，勿多，二千洋钱也勿满！”陈大道：“连住夜，二千洋钱，二百零八块下脚，也可以了。”

秋云道：“拿得来二千洋钱？”陈大道：“嘎，我倒定规要做做蠢徒哩！”说着，在小皮包里找出两张一千元的汇丰银行钞票来，向烟盘里一放道：“拿去。”秋云一看当真的做出来，心上又是欢喜，又是发愣。

这个当儿，只听得底下相帮的喊一声：“阿金姐，三少来！”阿金姐一听周三来了，便拿两张钞票向衣袋里一塞，对秋云丢了一眼，秋云便在陈大的身上趴下来，陈大也只装着抽鸦片烟。周三已兴匆匆的一路嚷进来道：“台面摆起来，台面摆起来！”秋云道：“耐来浪陆搭用酒，啥勿来叫。”周三道：“不要罗苏，快拿请客票，局票来写。”那陈大笑道：“老三，风头建得狠哩。”周三便道：“咦———咦！陈老大，陈老大，失照，失照，得罪，得罪。先拿请客票来。”陈大撇了一撇嘴，道：“怎地麻乱？”周三道：“并非并非，孙直夫孙九大人他马上要来了，应酬我的台面，所以忙些儿。”陈大冷笑道：“你原来请这阔人，何苦？来只是捧热屁，老朋友就没有了。”周三道：“荒唐，荒唐，对不起，对不起，原谅些儿。”（活画，滑头喜惧交集。）陈大很不舒服，道：“阿金姐

，亭子房间里空吗？给我端整一副烟盘，这样罢，我写一张条子，叫相帮的送到青莲阁去，烟缸、灯枪一起拿来，好好儿的过瘾哩。”阿金姐连忙答应，独怕衣袋里的两张要讨还，因此什么都肯。就是秋云的心，也只在陈大身上，想到这个陈大少，要算最阔了，那小皮包里头这么一千元的钞票，三、四十张在里面，从来不曾做过这么有钱的客人，不知道方才的说话，是真是假。至于周三，本来不很合意的。往往头大尾巴尖，大话小结果，说得话靠不住。不过同阿金姐有甚纠葛罢哩，听说阿金姐的妹子，